

July 2012

Raymond Williams and His Contrapuntal Reading of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Weihua He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He, Weihua. 2012. "Raymond Williams and His Contrapuntal Reading of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2, (4): pp.131-137.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4/1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威廉斯与文学表征的“对位阅读”

——以《乡村与城市》对意识形态的解构为例

何卫华

摘要:作为两种重要的人类生存生活空间,“乡村”和“城市”及其所承载的生活是文学表征的经典主题。一方面,由于代表着自然的生活,被描绘得美轮美奂的乡村往往被文人墨客寄托了无限情思;另一方面,由于其变动不居、世俗乃至腐化,在文学作品中,城市经常被描绘为污浊不堪而遭人鄙薄。然而,在“乡村”和“城市”及其各自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被认为理所当然时,这些文学表征背后所藏匿的意识形态也就往往被忽略。在《乡村与城市》中,著名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对文学作品中的城乡意象、城乡关系、各自的变迁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城乡结构等主题进行了深入考察,从而揭示出这些文学呈现不过是各种精致的剥削和压迫关系的表达和不断翻新,虚假的城乡形象及二元关系在不断粉饰剥削的现实和人们的深重苦难。晚近“乡村”和“城市”的疏离,威廉斯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罪魁祸首。在本文看来,威廉斯对有关“乡村”和“城市”的文学惯例的建构性的论述,这实质上 and 萨伊德所论述的“对位阅读”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威廉斯的批评方法为中心,本文不仅试图对这一方法在解读和揭示文学表征的意识形态内涵和政治功能的独特有效性进行研究,同时还对其在当下的重要理论意义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乡村 城市 文学表征 意识形态 “对位阅读”

作者简介:何卫华,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目前主要从事剑桥批评传统、文化研究、后殖民文学和理论等领域的研究。电子邮箱:whua.he@gmail.com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项目编号:12YJC752011]的阶段性成果;本研究同时也得到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C11WX11]和浙江理工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编号:114229A4Y10828]资助。

Title: Raymond Williams and His Contrapuntal Reading of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Abstract: As two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spaces for inhabitation,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together with the life dramas with them as the background, are central themes of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Writers tend to celebrate the country because of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peaceful pastoral lif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ity, which stands for a secular and depraved way of life, becomes a sinister place in numerous literary works. People have taken these associations in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for granted, forgetting that they are actually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s. In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Raymond Williams reads such spatial representations in literary works contrapuntally by restoring their historical situations and reveals that they are simply exquisite ways to screen cruel exploitation and repression in real life. Consequently these fals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each other tend to prevent the people from seeing the reality of exploitation and the miseries of people. According to him, capitalism is the real cause of the recent alienation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Based on Williams’ conviction about the constructedness of the conventions of representing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in literary works, this paper undertakes to investigate Williams’ methodology in reveal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of these spatial representations.

Key words: the country the city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ideology “contrapuntal reading”

Author: He Weihua is a teacher with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He is also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with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His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Cambridge tradi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Email: whua.he@gmail.com

“乡村”和“城市”的变迁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变迁,也是生活方式和“情感结构”的改变,而社会权力是潜伏在背后的根本驱动力。城乡的文学表征不仅蕴含着明晰的社会和政治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意象中,“反动的意识在不断复制”,威廉斯因此批评“新左派”自操一套话语、自说自话的做法,而提倡透过语言的缝隙进入到敌人的话语内部,正面作战(Williams,“Politics”317)。正是如此,《乡村与城市》中对关涉“乡村”和“城市”的文学表征的微观分析,根本目的在于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直面交锋,因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模式,(主导了)乡村和城市历史的大部分进程。其抽象的经济动力、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强调、关于增长和盈亏的标准,几个世纪来始终在改变着乡村,并创造了当下的城市。而其最终形式,帝国主义则改变了整个世界”(Williams,“Country”302)。从乡村叙写惯例的生成,到全球化时代的“乡村”与“城市”,威廉斯始终将对宏观时代背景的分析溶于细致的文本解读。通过检视文本是否再现了真实的社会关系,超越文学表征的表象,从而显影文学表征背后隐藏的权力运作。在文学和历史两种文本间游走,微观的文本分析最终都过渡到宏观的社会批判。这一阅读方式同萨伊德的“对位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有异曲同工之妙,萨伊德认为,在阅读文学文本时,不仅要留心宗主国的历史叙述,同时还应发掘出被“大写的叙事”压制的其它历史叙述,从而将被文本驱逐在外的历史现实重新引入文本,建立起文本和世俗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现和揭示藏匿在文本之中的权力涌动和意识形态话语(Said 32-35)。不同的是,萨伊德的目标是寻找帝国主义的踪迹,而威廉斯则是致力于发掘维护等级社会的意识形态。通过将文学同历史和社会语境关联起来,这两位批评家都将文学批评纳入到自己的左派政治框架之中。对历史的、辩证的和政治方法的坚持,标志的不仅是威廉斯同“利维斯主义”的决裂,同时也是其思想独有的力度、深邃和魅力的展示。结合威廉斯对有关“乡村”和“城市”的文学表征的凌杂论述,以不同的历史时段为架构,在更深入地剖析这些文本的意识形态内涵和政治功能的同时,本文还将对威廉斯批评方法的有效性进行解读。

—

独有的直观性、形象性和情感性,使得文学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不同的社会阶级往往都会争相征用文学来传播、灌输和塑造有利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同现实权力的这一纠葛,结果就是文学对社会经验的表达和反映往往都是有意的选择和建构;尽管体现着特定立场,但伪装为普世价值的代言人则是文学的惯常手法。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

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53)。为说明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沉淀,在《乡村与城市》中,“惯例”是威廉斯经常凭仗的概念,“艺术和文学中某种业已确立的关系或这种关系的背景”,如戏剧中,观众和演员的划分、戏剧人物的服装和角色的出场介绍等,都有惯例可依。作为结构性逻辑,文学对城乡的表征也都会受惯例制约;惯例虽具有历史延续性,但为了应对现实境遇和历史的变迁,它又会不断地变化(Williams,“Marxism”173-79)。因此,剖析那些受制于城乡叙写惯例的文本,终极的意图指向的则是探查隐藏的意识形态因素。

詹姆斯曾指出,“在研究对象时,还必须研究我们接近对象的概念和范畴,因为它们本身也都是历史的”(109)。词语是有生命的,是历史的载体,因此也是重要突破口,可以由此洞悉文学叙写惯例这一技术性存在。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指出,“乡村代表着自然的生活方式:安宁、纯朴和良善;而城市则是人类伟大成就的中心:学养、交流和光明。同时,强大的否定意象也相伴而生:城市嘈杂、世俗、人们野心勃勃;乡村落后、无知、有限”(1)。由于汲取了不同的情感和内涵,相互对立的城乡意象才不断得以加强和巩固。因此,在这不同的文学想象方式背后,是不断生成的意义的轨迹。虽说概念貌似整齐,但位于概念的底层,涌动着丰富多彩的现实的城乡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它们间张力的表现形式也大不相同。幽古之情是人类共性,因此古今中外,文学的经典主题之一就是追忆乡土社会。在乡村空间中,善良纯真的人们生活悠闲自在,画卷般的图景逐渐沉淀为惯例,制约着文学中的乡村想象。然而,在文学传统中,“美丽的乡村”有如“滑动的能指”:利维斯所称的“有机共同体”乡村出现在斯特德(George Sturt)时代,而斯特德则将其追溯至哈代、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和艾略特的时代,但在后者看来,理想乡村只存在于科贝特等人的时代,还可以这样继续回溯。但若是将这种回溯仅归因于人厚古薄今之常情,这一复杂问题则未免被简单化,“美丽的乡村”这一历史悠久的神话正是威廉斯的考察对象。

乡村总是“遥远的小山村”,城也总还是那座城。纵观中外文学史,关于城乡的文学表征经常表现出令人惊异的相似性。对乡村的“理想化”有着悠久历史,在中国就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深入人心的名句,赞美恬淡悠闲的乡居生活。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文人墨客也是很早就开始吟颂乡村。根据威廉斯,公元前九世纪的赫西俄德就已经开始缅怀美好的农业社会,在这个“黄金时代”,“没有邪恶和痛苦的踪影[……][人们]享尽所有美物,土地丰饶,慷慨地给予人们充足的食物”(“Country”14)。但通常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田园诗”(pastoral)直到公元前三世纪才出现,其代表人物有忒奥克里托斯

(Theocritus)和莫库斯(Mocshus)这一传统后来又为维吉尔所沿袭(Williams, “Country” 14; Garrad 34-36)。在古典时期诗人的文字中,乡村并不总呈现出一幅幅安宁、美丽和祥和的理想图景;乡村在这里也会展现出严酷的一面,有纷扰、苦难和战争。对此时乡村图景的整体性,威廉斯有着积极的评价。但到了新古典主义时期,经过持续地选择,“[田园诗]的古典模式经过逐步改造,其中的紧张被消除,对立因素也消失殆尽,经选择出的意象独立地存在[作品展现的]不再是生机盎然的,而是一个虚华的世界”(Williams, “Country” 18)。也就是说,抽离出对自然风光的描写,现实被涂抹上安宁、纯朴和丰饶的银箔,逐渐演变为文学想象田园的准则。此时,精心营造的无涉现实的田园诗已丧失整体性,成为特权阶级消遣娱乐的资源,赞美诗中造作赏玩的文学空间映射的是特权阶层的白日梦。田园诗传统由此逐渐地生成,在威廉斯看来,“[传统是]仍有形塑力的过去和已被预先塑造好的当下进行有意选择的结果”(Williams, “Marxism” 115)。作为历史结果的传统,回过头来又逐渐生成适当的惯例。其后的田园诗纵使不再是描绘遥远的过去或异国他乡,而是以现实的乡村经济生活为对象,也总难免将其呈现为美妙神奇的“桃花源”。换言之,田园诗传统和叙写惯例都是历史的结果,并对之后的文学想象形成制约。而操纵上述转型的“不可见之手”,则正是威廉斯要追问的问题。

作为人为建构的存在,各种文学空间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隐喻。在古今中外的想象的乡村共同体中,往往有无需劳作就可以获得的丰美物产,以及依时而至、随手可摘的时令佳品,这都是自然对人类的慷慨馈赠。在《彭斯赫斯特》(“Penshurst”)和《致萨克斯汉姆》(“To Saxham”)等乡村别墅诗中,乡绅领主们有如《水浒传》中的卢员外等仁义之士一般,都有着“大庇天下之寒士”的胸怀,慷慨大方、乐善好施,德行足以彪炳千秋。在这些空间形态中,呈现出的是自然的社会秩序,大家都谨守友爱、慈善和义务等道德准则。这里是和谐的典范,领主们慈悲为怀,臣民则勤勉有加,人人都各得其所。事实上,如果将这些文本历史化,对“自然的和道德的”秩序的赞美的虚伪性将显露无遗。威廉斯指出,这些诗作中没有盛宴背后的辛勤劳作,庄园财产的来源、维持庄园的辛苦劳作和农业社会中的虚伪、残酷和剥削在这幅“有机共同体”的图景中都了无身影,劳动和劳动者都被有意地抹除;整个画卷洋溢的是诚心实意的慷慨,物产丰富而无需劳作的自然。但在支配这些诗作的现实政治经济学中,温情的道德面纱掩盖的是卑鄙的权力,井然的等级秩序和经济关系背后是赤裸的征伐和掠夺。

在利维斯的范式中,田园诗往往被视为真实的写照而加以膜拜;但威廉斯却和自己的老师背道而驰,通过不断地质疑这些表征的真实性,诗人们的有意选择都被他

视为政治寓言。在通常的城乡对比中,乡村被认为是道德感的、自然的和和谐的,是家园,彬彬有礼的绅士是乡村的代言人;在另一方面,城市往往被认为是腐朽和堕落的,交换、欺诈和剥削是城市的主要功能,这里是过客们的寓所,是律师、皮条客和商人等奸佞之徒的寄生地。乡村是熟人共同体,村民们相互知根知底,悠久厚重的乡俗和道德感让大家都能和谐相处;而城市是流动的,冷峻律法的背后是人和人之间的冷漠。但这一对立被威廉斯认为是虚假的,因为乡村别墅主人所谓的仁慈根本经不起推敲,乡村中同样充斥着剥削、压榨和各种蝇营狗苟。

经过沉淀后的城乡意象始终不曾有太大改变,但在类似追思的表象之下,却掩藏着不同的视角,传达着不同的情绪、价值和政治用意。正如加勒德所指出,“田园诗是有韧性的,可服务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目的”(Garrad 33)。威廉斯肯定也赞同这一说法,因为他也认为,除开统治阶层,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同样对“黄金时代”满怀怀念。自然丰饶和共享的道德观念在这些诗歌中糅合,从而绘制出以人为本的美好图景,以表达对当下的不满和传达对有机生活的祈望。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在这里被合法化,还被伪装为全社会所有人的利益,乡村被他们建构为没有剥削、丰饶富足和人人勤勉的理想空间,以至于无产者和中产阶级也都在憧憬和礼赞逝去的乡村。在这一意义上,作为意识形态的乡村别墅诗,同时也是乌托邦,各阶层都可以将自己的政治意图投射于这一能指之中并读取到自己所需的意义。

总的来讲,这种“对位阅读”也就是要将文本和历史相对照,从而凸显田园诗的意识形态性。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诗人们大肆渲染“分享”的道德,但这种社会赞美诗展现的并非真实的乡村生活,而是贵族及其御用文人为美化封建等级制度的高调。在美丽的乡村神话背后,通过抹除剥削的现实,掩埋了真实的权力架构及城乡差异的根源。事实上,威廉斯在此还可以进一步推进的是,由于文本所具备的避免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功用,这些文学表征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结果,与此同时,它们还参与对意识形态的构建和巩固。因为在本文看来,有着迥异弦外之音的追思和理想化,只是对温情的、虚构的社会架构的认同和憧憬,而不是以建立新秩序为目标,这种期冀和改革的愿望正好为统治阶级所征用,成为减压阀。

二

有机的封建时代的乡村共同体,是建构的知识。到了资本主义时代,金钱的无孔不入引发的是全方位的价值危机,历经这一结构性转型,共同体由于冰冷的理性而溃败;资本主义理性在启蒙的同时,也排斥“非理性”的感情用事和道德主义,封建时代温文尔雅的面纱从而被撕得粉碎;由利益驱动的资金,从封建忠贞和义务桎梏中挣

脱出来的现代人敏于金钱,物质主义逐渐替代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威廉斯意义上的“改进”(improvement)意识形态开始主导。伴随着资本主义这一物质性过程的新辖域化,新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压力开始充斥着社会的所有层面。英国乡村走向衰颓,在文学文本中这都得到投射。在揭示文学想象图景中乡村空间的建构性后,威廉斯紧接着将目光转向资本主义时代。对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描绘的资本主义情感结构,威廉斯则在《乡村与城市》中以文学的方式论述了其在文学想象中的演绎。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这类文本进行论述时,威廉斯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象征主义文学观,而不加说明地将这些文本看作为更真实的记录。

在中世纪文学中,想象的乡村共同体是演出美化封建秩序的道德剧的舞台;但进入到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逐利行为逐渐取代了道德的高调成为主导性情感结构。在威廉斯所分析的《阿普尔顿别墅》(Upon Appleton House)中,诗中的别墅原来是一座修道院,没收后被议会要员据为己有,现任的别墅主人还是“新模范军”创建者。因此,不管是对修女们的诋毁,还是对新别墅的称颂及变革过程中的暴力行为,一切在社会进步的高调下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开诚布公地宣示财产来源,这同《彭斯赫斯特》和《致萨克斯汉姆》对财富来源的讳莫如深形成鲜明对比。威廉斯指出,马维尔也有提及周遭环境,但已不再是“流着奶和蜂蜜”的神奇乡村。乡村现在演变为被榨取的对象,在这些别墅诗中,收割者、牧人和仆从的繁忙身影不断穿梭,劳作的景象保障着别墅的殷实。婚姻现在也成为算计的对象,马维尔极力颂扬别墅主人女儿的纯洁美貌,但作为政治和财产交易的筹码,她将嫁给保皇党大员以延续家族的长久荣盛。对算计、改善和进步的坦然面对和强调,正是新的资产阶级伦理观的体现。

作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性情感结构,资本征服、榨取和逐利的决心同样是正兴起的小说所竞相演绎的对象。这种“改进”的坚韧意志,决定着其对各种温情有着本能的敌意。作为经济个人主义的代表,鲁滨逊曾被马克思称为资本家原型。因此,就对威廉斯所论述的这一意识形态的演绎而言,《鲁滨逊漂流记》无疑可被引为典范。在这本小说中,主人公被笛福安置在孤岛之上。鲁滨逊不会多愁善感,更不会像华兹华斯之类浪漫派诗人般感时伤怀;人事的无常、富庶美丽的海景,都无法激起这位资产阶级英雄的兴致。周围的事物(当然也包括后来的“星期五”),对理性的主人公而言,都是可以用来改善生活的资源和工具,或将自己的殖民“臆想”付诸实施。对理性的执着,对财富积累、扩大“领地”和开疆辟土的迷恋,在鲁滨逊身上,这些类型的资产阶级“改进”意识形态得到生动体现。

城市化进程和资本主义极具韧性地向前推进,在无坚不摧的“改进”意识形态的冲击下,乡村开始走向瓦解。

圈地运动让大量的英国农民失去耕地,日趋严重的贫穷让农民陷入史无前例的悲惨境地,作为塑造城市的重要力量,一些因失业而迁徙至此的农民开始安顿下来。在付出了惨痛代价后,乡村最终沦落为工业资本主义“阴影中的乡村”;对乡村的这一陷落,马克思也曾论及,“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宣言》30)。作为整体性的进程,社会变迁促成的不仅是乡村的凋敝,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传统价值的危机。乡村的解体,通常被认为是外来力量的侵蚀。对此,威廉斯却不以为然,这种长期存在的错误观念需要纠偏。乡村的陷落不仅是由于外部的力量,还有发韧于自身的缘由。为此,威廉斯对哈代进行了重新阐释。生活在城乡边界的哈代,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乡村受到冲击并走向凋敝的过程进行过生动演绎。边界,不仅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化概念,传统的和新式的观念、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间的边界,“习俗和教育、劳动和思想、对故土的热恋和对变革的实际感受”(Williams, "Country" 197)。以最为直接的方式,两种不同的社会秩序间的冲突在城乡边界上演。通过具备新观念的“游子”的“还乡”,哈代记录了发生全方位激烈变革期新旧两种观念间的张力。受过新观念洗礼的主人公和乡村有了隔阂,但家庭的纠葛,又无法逃避地和乡村纠缠在一起。在这种双重的视野下,乡村的解体被更为立体地呈现。威廉斯认为,在《远离尘嚣》中,毁掉加布里埃尔·奥克的不是城市主义,而是小资本农业;在《卡斯特桥市长》中,毁灭亨查德的不是新的、外来的力量,而是源于自己痴迷并身体力行的技术革新,以致“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格蕾丝·梅柏丽也并非受到浮华世界“引诱”的“很傻很天真”的乡下丫头,这位木材商的女儿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和父亲一样梦想着跻身上流社会;同样,苔丝也并非道地的农民女儿。因此,哈代的作品绝非简单的城乡二元模式所能解释,来自乡村内外力量的交织缠绕,共同导致了乡村的瓦解,而资本主义则是力量的源泉。

对和谐乡村共同体的依恋的背后,是对城市和工业化的敌意。这种敌意,不仅仅指向物质层面,同时还指向精神层面。就对工业文明的批判而言,在批评界看来,英国最激烈的声音毫无疑问来自于劳伦斯。对英国的城镇化,劳伦斯有过激烈的控诉,他认为它们是虚假的、而非“真正的”城市,是丑陋、体制弊端和贪欲的根源。工业主义、及其财产和占有形式,在劳伦斯看来,是死亡的征兆。在抗议现代性的同时,劳伦斯以一种近似于原始主义的激情不断地呼唤同自然、野兽、小鸟、花草和树木的亲密接触,当然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希望回归“古老的农业英国”。在威廉斯所追溯的乡村叙写传统中,劳伦斯同样是标志性人物。但威廉斯指出,尽管劳伦斯是天才作家,然而他对“过去”的憧憬,暴露的却是他“反民主、反教育和反对劳工运动”的反动政治倾向。当然,威廉斯此处论述也有一定的偏颇,因为劳伦斯所描绘的共

同体更多是形而上的,而不仅是抗议工具或象征符号。

新的情感结构在资本主义时期的崛起,文学图景中的城乡想象被重新辖域化。此时的理想化乡村已不再是封建道德的隐喻,而是演出资产阶级攫取财富剧目的舞台。面对摧枯拉朽般的代表着启蒙理性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乡村逐渐瓦解并沦为“阴影中的乡村”。为抗议工业主义的算计和冷漠无情、城市的光怪陆离和难以捉摸,乡村华丽转身为远离纷扰的世外桃源;由于新的意识形态元素的作用,文学中随之出现的是全新的理想化乡村的方式。但无论是将乡村的瓦解简单地归咎于城市的“病毒”,还是极端地效仿劳伦斯渴望回归原始共同体,在威廉斯看来,实质上都是对真实历史和社会进程的扭曲。由于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迷惑力,只有将文本历史化才能拨开迷雾,进入到历史真实并找到靶标。在作为物质过程的社会进程的推动下,由于资本主义对物质的迷恋和对劳动分工的依赖,空间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在纠葛和冲突中逐渐明晰。城乡疏离背后潜伏的是更为精致高效的剥削关系,城乡格局为的是配合更高效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因此,威廉斯不仅提供了观察城乡格局的新视角,同时也为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撬开了又一扇窗。

三

不管是将乡村礼赞为“黄金时代”,还是为“阴影中的乡村”而悲悼,都不是真实的乡村记录,而很大程度上是惯例和传统的塑造和表达。但惯例和传统是否有如索绪尔的“结构”、福柯的“知识型”概念、或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其统摄性力量可以使任何超越失效,这也许是威廉斯的读者都会担忧的问题。但当威廉斯开始分析“反田园诗”传统时,这种疑虑也就烟消云散。在威廉斯看来,如果田园诗呈现的是扭曲的乡村图景,那么“反田园诗”通过对压迫和剥削所造成的苦难的再现和控诉,所展示的则是更真实的乡村。也就是说,威廉斯的惯例和传统并非铁板一块、压倒性的,仍存在抗议的、真实的声音。当然,这存在着认识论上的矛盾,这一方面的不足,也是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经常受到更为严谨的欧陆思辨哲学的鄙薄的原因之所在。但对威廉斯而言,这仿佛从来就不是个问题(当然,如果将威廉斯后期对霸权等理论问题的论述考虑进来的话,这一点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合理的解释)兴许这是由于他此时更执著于现实的政治问题,而无暇对构建连贯的理论体系进行集中思考。

正如萨伊德等人所坚信的,权力总会遭遇挑战,反抗孪生于压迫。对抗议的声音,威廉斯同样给予了关注。在自传《牛兄弟》(*Brother to the Ox*)中,通过记述自己颠沛流离的一生,弗雷德·凯钦对质了这种谎言。在凯钦的小说中,“幸存的乡下人”辗转流徙,为谋生而挣扎,他

们的真实声音在这里得到了表达。乔治·克拉卜也是“反田园主义”的重要代表,在他这里,对苦难的控诉取代了格雷式忧郁。劳作、劳动者、不堪的生活和对乡村工作环境的细致描写,这些不会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新田园诗中,在克拉卜这里才有了真实再现。在他笔下,乡村不再写意,处处芜杂、杂草丛生;富人奢靡的生活映照着穷人的苦难。这不仅对质了“田园式地”对愉悦和富足的虚构,同时也挑战了田园诗中所颂扬的那种温情的道德经济秩序。以一种坦率的真诚,克拉卜直面了真实的现实问题。《乡村》是典型的“反田园主义”诗歌,克拉卜通过对“田园诗”的拒绝和摒弃表明了新姿态。当然,克拉卜并不是一位孤独的战士;对农业共同体之中的艰辛和苦难,他的先驱、非主流诗人史蒂文·达克也进行过淋漓尽致描写。如果将本·琼森和汤马斯·加鲁的新田园主义同达克和克拉卜的“反田园主义”对照,抗议的声音也显得更锐利。然而,克拉卜的解决方案是人道主义的,他呼吁给予穷人更多的关怀,而并非去探求贫穷产生的原因。因此,结合威廉斯的论述,也许可以说,将道德主义作为解决方案的克拉卜,其视角仍只是“田园主义”的变体。尽管“反田园主义”存在局限性,但在《乡村与城市》的视野中,如果说田园主义代表着意识形态、安抚和减压阀,那么“反田园主义”则意味着突围的裂缝、进步和解放。

在帝国和后帝国主义时期,城乡的二元对立及其所支撑的压迫和剥削体系,在宗主国和殖民地等不发达国家间以全新的方式仍在上演。理论家萨米尔·阿明曾以“中心”和“外围”的架构来形容当下的世界局势(阿明 1-19),但威廉斯以文学的方式,提供了另一更形象的阅读全球格局的视角。在威廉斯看来,与以往的城市相对的是不断衰颓的农业乡村,而全球化时代的大都市对应的则是整个第三世界。为满足帝国获取市场、原材料和势力范围的需要,在政治、文化和军事手段的干预下,殖民地开始沦为帝国的“乡村”。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庄园主人们享受着荣华富贵,但家庭财富却是源于爵士的海外产业。这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萨伊德的理论运思凿开了通道,循此思路,他不断致力于在文本缝隙中发掘殖民历史的踪迹(Said 89)。主人公们的优雅举止,以及乡绅阶层令人艳慕的富足生活,无不得益于对社会底层和殖民地的剥削。因此,奥斯丁所呈现的乡村,和更为广泛的社会和历史有着密切关联,然而这些关联都被“有选择性地”忽略。由此可以看出,“乡村”以往承担的功能,现在都转嫁给殖民地。琳琅满目的资源和商品,从“遥远的地方”不断为帝国供血。作为新的世界构造,“乡村”和“城市”模式已开始在全球内展开,这一历史事实也成为塑造英国文学想象的元素。早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众多小说中,向殖民地移民成为解决贫穷和人口过剩等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远走异国他乡是逃避英国社会中蝇营狗

苟的方式;但这绝非仅仅是客居异乡,而是攫取财富,然后以更高的起点归来或重新参与争斗的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历史事实”(Williams, “Country” 281)。在此殖民地被赋予魔力,借助于这一戏剧性因素,各种现实社会问题都神奇地迎刃而解。

回望现实世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虽不断地被开发,然而却在贫穷的沼泽中愈陷愈深。在全球化的幌子下,帝国宣称,经过发展的“乡村”都将踏上朝发达国家俱乐部“迈进”的征程,并演变为“城市”。“乡村”也信心十足地以为会迎来新的曙光,但实质上却仍挣扎于旧世界,遭受剥削。殖民地的存在只是为满足“大都市”国家对资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需求,通过价格管制、投资和所谓的“援助”,帝国不断维持和强化这种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英法等宗主国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都是有利的佐证。这一状况的结果就是,“乡村”最终都将落入阿明所说的永远的依附关系之中,“任何‘赶超’国家[……]都不要心存幻想,要让帝国主义国家[……]独占性地挥霍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阿明 4)。阿明还指出,垄断行为将使“外围”的资源和生产不断遭到贬值,从而确保“中心”的优势地位。也就是说,“乡村”不仅没有向富裕国家俱乐部迈进,而是在穷困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和宗主国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新的“城市”和“乡村”的组织方式,为的是迎合全球资本主义的需要。

资本一路凯歌,通过奴隶贸易等形式,在殖民地攫取的利润摇身一变成为帝国的乡村别墅。正如萨伊德等所指出,在吉卜林等人的“殖民颂歌”中,财富演变为乡村别墅中上演的缠绵爱情剧、优雅举止和雅致生活;除此之外,还有殖民地的异国情调、唾手可得的财富和让人心醉神迷的艳遇,充斥着帝国对殖民地的想象。然而,在帝国疆域之外,对于殖民历史,流传的却是另一版本的档案。在那些来自印度、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等前殖民地的本土作家的文本中,读到的却是关于创伤、流散和苦难的记忆,这些被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称为“反叙述”(counter-narratives)。在这一“乡村”和“城市”二元结构在全球范围铺开时代,这些后殖民文学被威廉斯视为“反田园诗”传统的最高阶段。对《两叶一芽》(*Two Leaves and a Bud*)、《瓦解》(*Things Fall Apart*)等后殖民文学文本,威廉斯有着高度的评价,因为它们再现了在帝国的征伐下,殖民地沦为帝国“乡村”的痛苦历程;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这些作品成功地对质了帝国的谎言。帝国的推进是新的“反田园主义”生成的社会动因,因此,这些融入了来自第三世界的“流亡者”们切身体验的作品烛照的是“文明的黑暗之花”。

当结构和后结构主义者在反人文主义的悲观泥沼中挣扎时,在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中成长的威廉斯并未遭遇此类尴尬。在他看来,在美化乡村的叙写惯例中,仍存在着裂缝和抗议的声音,由此可以揭示出文本所蕴含的意

识形态并予以反击。此外,在殖民地时期的新型城乡关系,不过是剥削和压迫的重新表达,威廉斯的这一论述也有利于对这些意识形态在当下这一全球化时代的复制有所警醒。

结 论

由于对共同文化、共同体的希冀,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被指责为是以中性的共识政治粉饰充满暴力和压迫的历史。三年后的《长期的革命》仍在谈论通过渐进的政治和教育机会的扩张来促成不流血的革命,同样被认为是在化解政治冲突,粉饰阶级斗争、国家压迫和帝国的真实历史而倍遭攻讦。《乡村与城市》则更多着眼于现实矛盾和冲突,在这部厚重的著作中,威廉斯展示了自己同“共同文化”这一理想决裂的姿态。不再浪漫地憧憬社会朝“共同体”迈进,而是通过溯源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威廉斯重现了城乡间不断疏离的历史进程。在城乡二元对立的表象之下,系统性的结构性剥削关系不断被强化;在当下全球化进程中,城乡的对立和劳动分工并没有走向消亡,而是以新的模式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正是上述缘由,伊格尔顿甚至将其视为威廉斯唯一堪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著述,无疑这也是他“最伟大的书”(Eagleton 41)。建立文本和世俗社会间的联系,这是威廉斯和众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共同目标,而对历史主义批评方法的坚持则是威廉斯达成这一目的的途径。威廉斯曾指出,“要想反抗霸权,最容易做同时也是影响力最大的工作就是诉诸历史:重新发现被抛却的意义领域,修正那些选择性的和化简性的解释”(Williams, “Marxism” 116)。美国批评家詹姆斯的“永远历史化”,实质上也是对这一历史主义方法的呼应。在历史和文学叙写惯例的张力中,威廉斯考察众多西方传统中有关“乡村与城市”的文学表征。对这些来自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不同时期的文本,通过具体文本和充满冲突的历史现实的对照,威廉斯将藏匿的意识形态话语公之于众,揭示出文学表征和现实权力的共谋。这种既入乎其里、又出乎其外的凌厉剖析,承担着独特的政治使命:它旨在批判、揭露和解放,为促成新的话语构型和言说方式提供资源。这一批评方法生动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独有的政治含义和理论力度,对正方兴未艾的空间批评、城市研究和生态批评而言,也提供了重要的思考路径。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萨米尔·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杨明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

[Amin, Samir.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Trans. Yang Mingzhu,

et al.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8.]
Eagleton, Terry. *Criticism and Ideolog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Garrad, Greg. *Ecocritic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Jameson, Fredric.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1.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les*. Vol. 1.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共产党宣言》。北京:中央编译局,2005年。

[- - -. *Communist Manifesto*.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1972.]

Said,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 Knopf, 1993.

Williams, Raymond.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 -. *Marxism and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 -.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Verso, 1981.

(责任编辑:王嘉军)

—————
(上接第55页)

[Zheng, Qing. *Records from Kaiyuan to Tianbao Period in Wenyuange Edition of Siku Books*.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6.]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介存斋论词杂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Zhou, Ji. "Introductory Essay on The Collected Ci - Poems from Four Poets in Song Dynasty." *Commentaries on Ci*

- *Poetry from Jieci Studio*.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9.]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Zhou, Zhenfu.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 with a Modern Translatio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责任编辑:程华平)

